



◆晨曦依云

古老的青杠山半坡,小溪之上,五个自然寨子隔溪相望,房檐从高到低,层层叠叠,错落有致。林木繁茂,流水潺潺,若隐若现,有一种小家碧玉的别样之美。

青杠坡虽美,但它解决不了林志淳面临的贫困问题。妈妈的身体状况不容许他长期外出打工,妻子被困在家里照顾妈妈,两个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生活费、学费,搞得林志淳焦头烂额,债台高筑。

正当他力不从心无计可施时,刚好国家第三批移民搬迁政策来了,他毫不犹豫报了名。

听说这一批移民安置在大兴。林志淳对大兴的了解,还停留在孩童时代,只知道那儿有一个飞机场;还有就是哥哥在大兴打谷子时,在飞机坝坎下认识了一个叫丫妹的刘姓姑娘。

移民搬迁消息不胫而走,一时成了村口百年老青杠树下的热门话题;想搬迁而未搬迁的人顾虑重重,说什么的都有:“搬到外面去,田无垠,土无角,吃什么?穿什么?”“我们人弱了,搬到外面去,干受欺负?”“现在高高兴兴搬去,等到政策一变化,还得灰溜溜搬回来。”“农民失去了土地,就等于没有根的飘萍,走到哪都没有着落,还是在青杠坡住着踏实。”“我们家的山林好不容易长成林,可以做寿材了,这么大的一笔财产舍不得丢……”

这些负面信息,也让林志淳忐忑不安起来。当地政府适时组织有搬迁愿望的人到安置点看新房,经过实地考察、访问,安置点和青杠坡相比,区位优势非常明显,发展潜力更大;离大兴场很近,步行只需约五分钟脚程。交通非常方便,离机场和高速出入口不到两公里,离市里的高铁站二十公里,坐公交只需三块钱。规划中的高铁北站也不到三公里。反观青杠坡,步行去最近的场口平头街最少一个小时,最近的高速出入口在县城,机场,高铁在市里……

这才坚定了他搬迁的信心。

一个多月后,终于拿到住房钥匙,林志淳兴高采烈问母亲:“妈,搬迁到大兴去的事定啦,钥匙都到手了。”母亲则叹气说:“只可惜我和你爸一辈子辛辛苦苦修的这平房,一个钱都巴上,还要盘你们,得苦吃。结果你们讲不要就不要了。”随后又说:“我老了,也不想再给你们添麻烦,只要不挨饿,你们到哪里我和你们去。再说,我病了这么多年,也拖累了你们这么多年,两个孙崽孙女读书,又雇,又听话,如果我不去,不是把你们和孙崽孙女害了?”得到母亲的首肯,林志淳心里的包袱才彻底放下。其实,母亲表面上的爽快,并没有掩饰住她内心的失落,她只是不想耽误孙子们的前程而隐忍下来。

晚上,林志淳拿着钥匙和妻子进行了一场马拉松式的辩论战,讲事实摆道理,举例子打比方,最后,妻子也被他说服了。

第二天两口子高高兴兴带上钥匙,乘上班车先去县城,再转车到大兴时,天气突然变化,两人冒着风雨跑进小区,看到新房整齐划一,柏油路宽敞平坦,新铺草坪里还栽种有各种风景树,人行道全是透水砖铺成,道旁十几米远就有供人休息的椅子……这环境和基础设施是老家所不可想象的。

再在服务中心领完电饭煲、电磁炉,一点钟样子已错过饭点,只得在超市买点面条和油盐酱醋,便按钥匙上的门牌号进了新房。房内粉墙雪白,瓷砖地板光溜溜,落地玻璃门亮晃晃,客厅光洁宽敞,阳台上安装了黑色安全防护栏;干净的卫生间里有崭新热水器,洗浴洁具铮亮,白净的立式洗脸陶瓷盆;新式大理石砌就的灶台,不锈钢双盆洗菜盆上的水龙头可两边摆动,餐厅桌椅一应俱全。卧室里也准备好了柏树实木床,只要铺盖往上一铺,就可休息。房间里圆形的吸顶灯看上去比老家的悬吊式灯泡高档多了……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打卫生花了一个星期时间,返回青杠坡后,林志淳请人择了一个吉日,入宅时间定于2019年腊月二十一,二十那天深夜十二点。

二十那天,一切安排妥当,准备吃完早饭后出发。在车上,母亲摸着大黄狗的头说:“猪帅帅杀了,鸡妈妈鸭婆婆卖了,就剩下你,大兴又不准养,咋办?”一会又说:“只有留你和小蜜蜂看家喽!乖点,把家看好!”大黄狗则跟着走进出搬东西的林志淳和妻子转来转去。东西搬完,母亲问:“那个泡菜坛子没装上去?”非要林志淳带上不可,“泡了五六十年的老坛子,从没间断过,带去留个念想。”“下次回家再带吧。”母亲却不肯,非要叫他抱来。又叫他回去时先把家先香炉请出来。林志淳说:“新房子里没设计家先摆放位置。”“你们忙起去大兴住新房子,连祖先都不要了?”看到母亲有些不高兴,林志淳无可奈何何说:“好,好,听你的。”折回去请香炉时,又听母亲要他“先洗个手,烧两贴黄纸钱”。

刚要上车,母亲再次发问:“到灶孔头刨点灶心土,再到秧田头捧点田泥巴带上。”林志淳感觉母亲特啰嗦,这些不痛不痒的小事非得今天办。本来高高兴兴的心情被这么一折腾,不禁有些压抑起来……

林志淳图方便,就拿了一个塑料袋去取土。母亲又再次念叨:“泥巴要用土罐子装,要跪着用手抓土。”他看看自己今天刚刚换上的新裤子,面露难色。“把裤脚挽起来,光着膝盖跪。”看到她庄重、严肃的样子,林志淳虽然有情绪却也不敢造次,只得耐着性子按妈妈交代的去办。

妈妈远远的监视着,林志淳来到秧田里,极不情愿,热血上涌,甚至是愤怒地挽起裤脚跪了

下去,充满怨恨地用十指狠狠刨起土来。

泥土紧紧的包裹着十指,散发的芬芳慢慢充满了鼻息,他的心情,仿佛醍醐灌顶般地变得舒坦平静下来,十指上的怨气消散在泥土里。原本极不情愿的取土过程,仿佛变成了对自己心灵的一场洗礼,没有浮躁,怨气。

当妈妈颤颤巍巍地接着装满土的罐子时,眼睛显得有些湿润和潮红,十分庄重的捧在手里,犹如捧着一件至宝,一直不肯松开。

车子终于慢慢地驶离,开出了院子,母亲养的那条大黄一直在后面追着车子跑,林志淳下车赶了几回,没有用,人的心思狗永远不懂。过红枫岩时,几条狗拦住了去路,看到车子越来越远,大黄狗几次冲过来,始终无法突破狗群的防线,被咬了回去。看来,狗的问题还得狗来解决。

不用再担心狗了,林志淳非常开心地和司机说着话,距离故乡越来越远,搬家的开心和快乐好像被一步步抽离,直至突然完全失去了依托。忽然间觉得,妈妈的啰嗦,有了一些道理,妈妈吩咐的每一件事,都有了意义。

车子开始爬坡,只要翻过上面垭口,就意味着山的这边再也不是家乡,下次如果回来,也不能叫回家,而是叫回老家。那样在寨子里的房子,也不能再称之为家,只能叫老房子了。而在他乡的那套才见过两次的房子,却将成为名副其实的家的。

车子越往山上爬,林志淳的心越往上浮。觉得自己的肉体就要与家乡决裂了,就要和生活了大半辈子也嫌弃了大半辈子的地方再见了。自己的心灵是不是应该与即将变成他乡的家乡道个别呢?

我的童年记忆在这,我的亲朋好友在这,我的根在这……心开始五味杂陈起来,当车子就要翻过垭口时,林志淳叫师傅把车停下,母亲身体不好,手里还一直捧着那罐土,不能下车。林志淳和妻子跳下车,站在垭口上,远眺着那曾经生活过多年的家乡,一言不发。妻子怎么想,他不知道,因为不是她。林志淳只知道,自己的眼睛开始慢慢地湿润,模糊了起来,仿佛看见秋天数百亩梯上梯田里的水稻成熟时,金黄一片,犹如给梯上披上了一层金色的铠甲,在眼前形成了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线。

结束一天劳动而满身臭汗的男人们,到祠堂里洗澡的热闹景象,女人们在家中做晚饭,炊烟四起,缭绕缭绕,一派宁静祥和的烟火气。

妈妈今天反常的举动,仿佛诱发出了林志淳隐藏在内心深处的自己不愿提及的最柔软,慢慢升华,继而爆发了万千感慨。是的,妈妈吩咐取的两种土,各有不同的含义,灶心土代表的,也许是一家人烟火的延续和对食物的尊重。秧田里的那捧土,代表的也许是对家乡难以割舍的情怀,代表的是一家人的根。人和植物一样,不能没有根本,没有根本就没办法存活。搬迁到大兴,虽然在县内,但是也像植物一样,挪了窝,这要是没有根……林志淳理解并接受妈妈今天的一切反常,是的,自己应该对生活了几十年的故乡,这片故土有所表示。他猛的挽起裤脚,甩掉两滴即将掉下的清泪,情不自禁的、真诚的再次跪了下去,在地上用指甲疯狂地挖起土来,他也要带走那代表家乡难以割舍的情怀,代表一家人的根的那一捧土。把土揣进荷包,也不去管手脚上的泥巴,指头被石头划破的疼痛和血迹,还有心里看不见的割舍,毅然决然地转过身朝车子走去。到了大兴,妈妈手里的那罐土已经被妈妈的体温烘到半干,她坚持土不离手地在林志淳和妻子的搀扶下走进新屋,并虔诚的放在了新屋朝东方的那面墙下,仿佛完成了一件历史使命般的松了一口气。

在移民安置点过完2019年的除夕,大年初一,疫情来了,全国上下都被按下了暂停键,林志淳全家人都被封在了安置点。命运再一次捉弄了这个本就脆弱的家庭。无法外出务工,对于这个一家五口都只靠林志淳一个人打工养活的家庭来说,无疑是致命的,生怕家乡人的那句“搬到外面去,田无垠,土无角,吃什么穿什么”的话一语成谶。难道真的得灰溜溜的搬回去?不行,必须得想办法自救,既然不能外出,他就带领一家人到山上去开荒,马上种点洋芋还来得及,然后再种点包谷,一家人不至于挨饿。

后来,服务中心了解到林志淳的困难,在上级关怀下,妻子被安排到福利岗位,母亲和两个学生被纳入低保。林志淳那悬着的心也稳稳落了地。配合着国家的防疫政策,艰难的度过了两年多,2022年农历八月十四,母亲因病医治无效离世。

作为党员的林志淳决定,葬礼就在安置点办理,一是配合国家的疫情防控政策,二是带头打破移民叶落归根观念——是为安置点成立丧事办理点以来,首位接纳治丧的老人。

料理完母亲的后事,女儿和妻子在整理老人遗物时,在枕头下发现了两小罐土:一罐是林志淳在垭口捧的,一罐是秧田里取的。

母亲到大兴后,非常小心地把土晒干,放了一些进香炉,混合一些灶心土放在灶台下面,剩下的不知道她放在什么地方了,想不到她会藏在自己的枕头下面。

女儿和妻子问怎么处理这些土,林志淳说:“也许,妈从下定决心和我们搬到大兴那一刻起,就知道她已经回不去了。”林志淳有些哽咽:“留下一部分,其余的等到清明节时带到妈的墓地去,埋到她身边,因为,这是‘故土’……”

那条酸酸的鱼

◆严波

只要提到酸鱼,我会忍不住回味那股在唇齿间久久不散的味道,更会想起一个人——军。

那时在贵阳花溪,我和军同宿舍。从一开始进校,一种踏实感拉近了我和军的距离。军来自黔东南的一个县,常常在他的言语间,我听到一些很新鲜的事物,但对我这个吃货来说,其中最有趣味的还是他说到好喝却易醉的米酒,土罐腌制的稻花酸鱼,神乎其神的百草汤“牛瘪”……

军对美食的描述,简直活色生香。见我馋涎欲滴,在一个假期后的,军给我带来一些酸鱼。酸鱼是养在稻田里的鱼腌制而成的。每年插秧过后,他家都会放入一些鱼苗进入稻田里,待到水稻成熟时,便放水捉鱼。军的母亲将一部分鲜鱼用来制作酸鱼。大概做法是剖开鱼腹,取出肚杂,用清水洗净,把鱼腹朝下分层放入陶罐中,再找来一个土坛,开始腌制。放一层鱼,撒上一层由糍粑、食盐、花椒、烧酒等调合而成的佐料,如此反复,直待坛满,封好坛口,放在阴凉处,半月后便可开坛食用。不过,军说酸鱼是过年过节才吃,平时只招待贵客。军这样一说,我感到了一种特殊待遇,心中不胜欢喜。那个冬天,我和军用“酸鱼”下了好几碗米饭。

军的性格和酸鱼一样,很自然,很朴实,手脚勤快,课外很少闲着,常兼职做家教,在校园摆摊卖日用品,卖电脑光盘。在“520”“214”“七夕”这些特殊的闪闪发光的日子里,军更是忙得不可开交。他要充分利用这些宝贵时间卖花、卖礼品。为了作准备,军会提前几晚睡不着觉,有时进货备货都忘了吃晚饭,很是激动,像这些日子是特意为他而来。军的穿着很简朴,只有两三套服装换着穿,还有些旧,但常飘着雕牌的山寨仿品“碉牌”洗衣粉的香味,也常看到他穿袜子时,脚指头从某个破洞里毫不羞怯地显露出来。

军卖东西和买东西的表现截然不同,他卖东西时一丁点儿一丁点儿地让价,买东西时一大截一截地砍价。每次逛街,他选定了要买的东西时,脸上一般都写着“不咋的”三个字,那副喜厌不形于色和欲走还留的样子,让我和卖东西的老板都吃不准他到底是要还是不要。直到老板在身后喊他回去,再商量一下,他才让下手时机差不多了。跟着军逛街买东西,当他冲着价格的三分之一下狠砍价时,总让我担忧我俩还能不能四肢健全地回宿舍。

市西路是贵阳市最有名的百货批发街,很是热闹,军常去。有一次我们去那里,经过一家鞋店,门旁边横七竖八地贴着“本店倒闭,大甩卖,最后三天”。他看上了一双标价128元的皮鞋,问老板:“这么贵,28块差不多哦?”“28块,拿去!”老板干脆利落地回应。啊?!这可怎么办?第一轮就听到老板要成交。军一愣,想原地反悔,感觉又不能坏了买卖规矩。军故作认真地拿着鞋左看右看,还把眉头皱了皱,嘴一撇,只能挑鞋的毛病:“这个皮子太‘茶衣’了嘛(贵阳话,伪劣的意思),我再看看。”

军总是这样,面子可以乱丢,但他的钱不能乱花。

出门后我就劝他说,老板眼巴巴地跟着伺候大半天,你咋又变卦了?他有些不好意思的笑着说,估计我们还价28块,都贵了。

逛了半天,我们又来到另一家鞋店。这家店的鞋也是128元。军的砍价技术行云流水,他又语气淡定地还原了一次砍价,一副要买很多,却对价格不满意的样子。有了上一家店的经验,军这次直接砍到了20元,我心想:这下好了,直接砍到了骨头上。我都不敢抬头看老板,特别于心不忍。不出所料,老板生气地一把夺过鞋说,你怎么不去抢呢。

沿河的冬天

◆鬼啸寒

冬天来了,天变冷了。这是从寨子上的几个老年人一起摆龙门阵时偶尔听到的只言片语。那时候还小,在老房子坐时,早上起床穿着布鞋会到坝子边沿站一会儿,哈口气又返回木屋。坝子左边是一片赤竹林,一到冬天,就会掉下笋壳。母亲就会安排我们去捡一些提回家放着,用来冬天烤火时做布鞋,还会嘱咐我和妹妹是提着笋壳上面的那个小叶子,小心翼翼地提着,不要碰到背面的笋壳毛。

而坝子下面是一丘像烟枪形状的土,常年种包谷,在倒下的苞谷秆上面,通常会在早上附着一层白蒙蒙的霜。但这都还不是对杉树坝冬天最深刻的记忆。深刻的,是在邻居家后面的岩壁上吊着的六寸长冰雕,和水井湾田里的两寸厚冰块,这是冬天的风景,冷飕飕的。水井湾原本有一口大水井,冬暖夏凉,供村民喝和洗衣服,逢年过节还有人在旁边上一束香求平安。有一次大水坎子垮塌了,寨上每家出一个劳动力组织开挖修堤,很快迎来生命之源的欢快流淌。有一次,说是被不法分子放毒,喝水有危险,一传十,十传百,大家又组织去挖冤扩大,直到大家感觉安全为止。但是后来,在我们离开老屋,搬到新房子居住后,听说水井湾的水井落井了,水井有半塘,不再有哗啦啦的流水涨出来。后来,还有几只鸭子也去里面游来游去,搞得极为不畅。至今回想起来,在冬天,伸去水里,手都感觉是暖和的,洗衣服也不冷,可是如今一去不复返。

在回龙完小读小学时,冬天也很冷,需要厚厚的毛线衣,但是手冷呀,那时候没有时尚的毛线手套,而大人干活戴的那种白线子手套,我是不敢戴的,而且也是少见。于是手冷时,大家就从家里用像大碗那么大的火盆提火去烤,但是我家那时候又没有木炭,所以火舌管不了多久,一旦剥开灰一会儿就会熄灭。好在有的同学带有木炭没有盆,于是我们四个或五个同学就会组合在一起,把炭加入一起烤。有时,干脆在放中午的时候,一起去学校外,那时候没有围墙,去捡一些干柴或生柴放入火盆里燃烧,用以驱除冬天的寒冷。

进入初中,在新景中学读,每周放学走路回家,不是担心下雨,而是怕下雪结冰,出大太阳倒是不怕,因为可以选择早点出发去学校或四点半放学后才回家,避开暴雨。但是冷就甲,寒风吹过,不禁几个寒颤。现在回想起来,听父母的话,好好读书是多么重要,他们的每一次抉择与安排都合理,都是从你的实际出发。尤记得那时候穿棉鞋的学生很少,在新景的门面还少有人卖,父母亲还是从那时候热闹的黄土街上买回去给我一双,叫我穿上去读书,我却不愿意,一心闹别扭不要,因为听说棉鞋又叫“老叭叭”鞋,

老板的表情反而让军兴奋起来,军很快贴上去追价,那就25块。

老板操一口贵阳话,砍价的人天天有,像你支(者)个样子的很少见。说完,便挥起手势示意我们,不留了,请便。只差没喊,滚。军又缠了一会,老板没有再搭理。

那天,军终究还是28元买了那双鞋,和之前还价的鞋一模一样。

走出鞋店,白花花烈日把我们的眼睛刺得眯起来,裸露的肌肤瞬间恢复火辣辣的感觉。军干脆利索地走向一个地摊,塞了几大口袋蔫了的蔬菜瓜果,用秤称好,向一个衣衫褴褛佝偻着身子的老太太付钱后,便招呼我过去帮忙拿菜。我知道军在宿舍开小灶,但还是很纳闷,问他为什么买这么多,而且还不砍价。军说,我妈就在家种这些。

心里一热,赶紧帮着军提沉甸甸的口袋,我细胳膊细腿仿若已生出无穷的力量,干活麻利。军惊奇地问我,为什么今天比他力气大?我打趣,可能是吃了你那酸鱼后的神奇效果!相视一笑,军提着东西,也健步如飞。

军的个子其实很矮小,皮肤黝黑而粗糙,头发里夹杂着几丝少年白,说话轻声细气,在宿舍里总是客气谦和,尽管如此,他和另一个来自农村的瘦小同学却常被一个贵阳同学有意无意地欺负。贵阳同学高大威猛,在大多数同学面前都强势。怯懦如我,每次都只背地里替军嘀咕几句。军不以为然,每次都笑笑说没啥,说大家以后熟悉了就好了。

事实是,军的表现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一个周末,快熄灯铃了,宿舍里动静渐小。却突然骂声大起,同时听到桌椅和床架在碰撞,一阵地动山摇,把人惊起。只见贵阳同学正抓着瘦小的同学摔打,瘦小同学奋力抵抗,单薄的身形在绝对压制的力量下踉跄着,完全处于劣势。没几下,瘦小同学的鼻子就流血了。我和几个赶紧劝阻,贵阳同学却更来劲了,把瘦小同学按压在地上。看到此情此景,刚进宿舍门的军大吼一声,去你妈的!随手用提着的東西,砸向贵阳同学,同时挥拳而出,贵阳同学连连护脸,起身转向军。军一把揪住他的头发,往向下扯,把他的脑袋扯低,同时掐膝盖地往他的头上撞去……所有的同学都惊呆了,全部冲上去,死命拖开军,贵阳同学躺在地上呻吟,鼻血也流出来了。

学校保卫人员闻讯赶到,我和另一个同学把受伤的两个人送医务室,其余人去保卫室配合情况调查。

那次事情后,军和那个贵阳同学都被勒令退学了。

我送行军,不平,不舍,更不甘。我问军,后悔不?军两眼迷茫地摇了摇头。

放假了你们到我家去要不?军看着我眼睛,有些忧伤地反问。去,我要去你家吃酸鱼。好,我等你来吃酸鱼。

那天,我望着远去的火车,久久未曾回过神来。

事实上,直到今天,我再也没吃到过酸鱼。只一次,“酸鱼”便成为了军带给我的时光标签,鱼的味道和对人的感受自然融合在一起,一直让我反复念想。离开贵阳花溪后,为了生计,我去广东务工,去东北当兵……我和军失去了联系。很多年后,我的生活趋于稳定,我凭着曾经的痕迹,多方打听,却惊闻军已在多年前一次见义勇为中离世。

我忍住悲痛,不知该赞许,还是该叹息。

闲下来时,会去回忆那段时光。记忆中,军依然是那个样子,他还是他,那翻音容笑貌,令我自然想到了酸鱼。如今,酸鱼倒更像一根记忆的刺,只要想一想,心间便有隐痛升起。

听着不舒服,不喜欢穿。父母亲也是无法,只好语重心长地说,先背去学校,看有同学穿就穿。到学校那个星期日,晚上刚好下雪,试穿了一下,被里面的绒毛暖和着,不愿脱下来,于是冒着嘲笑穿起去上晚自习。到教室坐下做作业发现,至少有十几个同学穿,霎时才忘却害羞之心,融入集体。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自己太任性了。

2006年,考入沿河民族中学,也就是现在的开发区沿河新四中那里。一入学校就被那栋品字楼和阶梯教室吸引。在里面努力学习,有时候放学了先不回租在田坝的房間,而是认真地在学校两侧的花园里复习功课,亮开嗓子大声背诵政史地知识,好不快乐,部分单科成绩一直名列年级一二三名,全然忘了寒冷与酷暑。可是,后来当我爱上了诗歌,沉迷网络,包夜逃课,我才知道有很多时刻都是感到生活是一支绝望的歌,混,看似风光,实则毫无意义。当我晚上四点左右醒来,全身是麻木的,冰凉的,离开网吧去街上,看不到一个学生的人影,除了偶尔出现的出租车和卖菜的老人。尤其是冬天,路灯晃照着,唯独只有包子铺前闪爍出一点热气,可是身上的钱都用来上网了,所以只能饿着肚子赶路。

有一个学期,记得要补课。由于与一些学生厮混着,早早吃光了从家里带来的米和油,身上除了车费又无多余的钱,所以从当时混乱不堪的田坝菜市场顺着粮站走了一圈后,发现闲逛的学生太多了,他们根本不好好学习,不读书,只打游戏,打架。想想觉得好可悲,我虽然混,可是不抽烟,不打牌。这让我想起了房东老板对我说的,去那条路,不要晚上去;假如晚上去了,说话也不要顶撞那些渣子。当我习惯性地在走在这条路上,感觉冷到了心里,第二天就乘中巴车回家了。

回想起沿河的雪,下到了草坛里,下在了石头上,下到了巷道间,下到了屋顶与公路旁。有的大,有的小,有的厚,有的薄。但都似是激情着的着,卑微的化着。而下在乡间的雪,在树叶上堆了一层,在田间白茫茫的一片,在地头覆盖着勃发的春天。

冬天很冷,却很清静,就算听到不远处有鸦雀或晴天有乌鸦的叫声,都能感觉到那种叶落光灿灿地刺索与安详。而我除了写作到晚上12点,早上起床还要燃火烧洗脸水煮饭烤一下火。我想还是喂喂那句话适合我,他说:热烤不如冷烤,冷烤就是睡到。一开始我找不到论据,直到我知道契诃夫说的那段话:为了睡觉,上帝安排了冬天。我才觉得沿河的冬天,挺让人懂得生活、冷暖。